老门市的烟火

□松和忠

记忆掠过百灵庙镇错落的街巷，卷起道边细碎的尘土，新式楼房鳞次栉比，商铺的霓虹灯昼夜闪烁，超市、便利店、果蔬店沿着主干道一字排开，非常热闹。可若是放慢脚步，避开人声鼎沸的主街，往老城区纵深走几百米，穿过几道爬满旱柳的窄巷，一栋低矮朴素的平房便静静地立在街角，不张扬，不夺目，唯有一扇褪色泛黄的木门，牢牢锁住一段沉淀了数十年的市井记忆。这便是镇上仅存的老门市，被岁月搁置在繁华之外，独自守着一屋子早已散去的人间烟火。人称“黄门市部”。

木门的黄早已不是当年鲜亮的暖漆色。几十年日晒雨淋，春夏风沙侵蚀，冬日寒霜冻结，表层油漆层层剥落，露出底下深浅不一的原木纹路，边角处磕碰出深浅坑洼，几道细密裂痕顺着门框蜿蜒伸展，像老人掌心纵横交错的皱纹。门框两侧原本贴着喜庆的对联，纸页早已风化碎裂，只余下淡淡的红印依附在墙面，模糊得辨不出一字一句。厚重的木栓静静横在门后，许久不曾拔起，门锁生了一层薄锈，轻轻触碰，便会落下细碎褐色锈末。一扇门，隔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：门外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小镇，车来人往，行色匆匆；门内封存着完整的20世纪80年代图景，糖甜茶香，人声喧哗，所有朴素温热的日常，都被牢牢关在这方寸老屋之中。

回溯20世纪80年代，百灵庙镇的生活节奏缓慢，没有连锁超市，家家户户柴米油盐、零食烟酒，多依托沿街为数不多的国营、集体门市。这间老门市便是彼时镇上一处热闹的社交场所，扎根老街中心，是方圆几里居民心中无可替代的小天地。那时每日天刚蒙蒙亮，售货员便会推开这扇黄木门，用抹布细细擦拭木质柜台，清扫地面散落的纸屑糖纸，将货架上的货品一一归置整齐。随着木门“吱呀”一声敞开，整间屋子便慢慢苏醒，独属于老式门市的复合香气，顺着门缝飘向整条街巷，勾着街坊邻里的心。

最先闻到的是清甜的糖果香气。靠墙立着一排玻璃密封罐，擦得透亮，罐子里装着各式水果硬糖、奶糖、橘子软糖，糖身裹着彩色糖纸，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罐身上，折射出细碎斑斓的光。逢年过节，货架还会摆上酥皮点心、水果酥，油纸包裹的糕点堆叠成小山，浓郁麦香混着蜜糖气息，甜而不腻，在空气里久久不散。镇上的孩童是这间门市最忠实的常客，每日放学铃声一响，孩子们手里攥着几分、几毛零钱，呼啦啦挤到柜台前，踮起脚尖扒着木柜边缘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玻璃罐。有人只买一颗硬糖，剥开糖纸含在嘴里，一路甜滋滋走回家。家境稍宽裕些的孩子，会选一小块糕点，几人分食，一小块点心便能换来一路追逐打闹的欢笑。若是谁家有喜事、孩童过生辰，大人便会拎着布袋前来，称上几斤糖果糕点，带回家里分给亲友，甜香顺着布袋蔓延。

糖果甜意之外，醇厚的茶香是门市里不变的底色。柜台侧边常年摆着一只粗陶大茶桶，里面泡着大叶花茶，汤色浅黄，滋味清润回甘。柜台前安置了两条长木凳，劳作间隙的街坊总爱坐在此处歇脚。镇上工厂下班的工人，结伴拐进门市，端起粗瓷大碗一饮而尽，消解整日劳作的疲惫；独居的老人无事便来小坐，捧着热茶与售货员闲谈，消磨漫长午后。粗瓷茶杯上常年氤氲着温热水汽，茶香萦绕在低矮屋顶，冲淡生活里琐碎的辛苦。没有精致茶具，没有名贵茶叶，一碗朴素花茶，便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陌生和隔阂在袅袅热气中消散，只剩下邻里间不加修饰的熟稔。

20世纪80年代的门市 （资料图）

货架另一侧整齐码放着各类烟酒，构成市井气息里最沉稳的底色。玻璃橱窗内摆着平价瓶装白酒、纸包香烟，包装朴素简单，没有繁复设计，却是当年家家户户待客、日常消遣的必需品。逢年过节走亲访友，一提酒、一条烟，便是拿得出手的体面伴手礼。家中来客，主人总会专程来门市买一包烟、一瓶酒，摆上桌招待亲朋。

白日里，歇脚的中年男人坐在木凳上，点一支烟，烟雾缓缓升腾，伴着热茶与闲话，聊镇上琐事、各家儿女近况。烟酒的微醺气息，混合糖果的清甜、花茶的温润，糅合成当时最真实的人间味道，不精致，不奢华，却充满踏实鲜活的烟火气。

这间小小的门市，从来不只是买卖货物的商铺，更是全镇街坊自发聚集的温情据点。彼时邻里之间日常交流全靠面对面闲谈，这间门市便是天然的消息集散处。清晨买菜路过的大娘，放下菜篮便和店主唠起街坊家事，谁家孩子考上中学，谁家添了新丁，谁家准备修缮房屋，大大小小的家常细碎，都在这里随口交谈。正午时分，顾客络绎不绝，挤在狭窄店内，交换乡间见闻，讨论粮食市价。傍晚暮色四合，忙碌一天的居民陆续登门，买一包盐、一瓶酱油、几块糖果，顺带停下脚步，与身边邻里寒暄几句。

不大的店面常年人声鼎沸，孩童嬉闹声、大人闲谈声、询价声、木门开合的吱呀声层层交织，凑成一曲鲜活热闹的市井小调。人与人之间相处简单纯粹，没有生疏客套，碰面便能搭话，谁家遇上难处，众人随口宽慰。谁家遇上喜事，满店人一同道贺。窄窄一间平房，容纳着全镇最朴素的温情，细碎平凡的日常在此汇聚，每一缕气息、每一声笑语，都镌刻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温柔。彼时无人知晓，这般日日如常的热闹光景，终有一日会缓缓落幕，只留一扇黄门独自回望过往。

时代浪潮滚滚向前，小镇发展一日千里。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新式个体商铺陆续开张，宽敞明亮的大型超市入驻镇区，商品种类琳琅满目，货架整齐洁净，自助选购、便捷支付取代老式柜台交易。新式门店交通便利、货品齐全，吸引了绝大多数居民的目光，来往人流渐渐不再踏足这条老街巷里的门市。起初只是客流量减少，后来登门的客人寥寥无几，再往后，整间门店彻底冷清下来。

不知是哪一个寻常秋日，售货员最后一次推开那扇熟悉的黄木门，清点完货架剩余货品，擦干净陪伴自己多年的木质柜台，缓缓合上木门，插上厚重木栓。自那天起，持续了若干年的喧嚣彻底消散，往日敞开的门市，就此闲置，沸腾的市井烟火，被一道木门尽数封存。

岁月悄无声息流转，一晃便是许多年。如今再站在老门市门前，周遭早已物是人非。当年结伴买糖的孩童，早已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奔波于生活；时常坐在这里喝茶闲谈的老人，许多已然离世；曾经喧闹拥挤的老街，行人稀疏，两侧旧房大多翻新重建，唯有这间门市保留着旧时原貌，在日新月异的小镇里显得格格不入。

伸手轻触斑驳泛黄的木门，粗糙木面带着微凉的触感，指尖划过剥落的漆皮，过往鲜活画面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：玻璃罐里色彩缤纷的糖果、冒着热气的粗陶茶桶、木凳上闲谈的街坊、孩童清脆的笑闹、满屋交织的甜香茶香……一切清晰如昨，仿佛昨日还人声鼎沸，转瞬便归于死寂。推不开的木门隔绝了时光，屋内积起一层薄薄尘埃，空荡荡的柜台静置原地，曾经摆满货品的货架空空荡荡，粗瓷茶杯随意摆在角落，蒙着一层灰，再无人斟茶落座；盛放糖果的玻璃罐倒扣在台面，再也不会装满甜滋滋的硬糖；烟酒货架早已清空，再无烟气酒香缓缓飘散。阳光透过狭小玻璃窗斜斜照进屋内，光柱里浮动漫天浮尘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屋檐的轻响，往日的繁华彻底落幕，只余下满屋沉寂，无声诉说逝去的岁月。

路过的年轻人大多只是匆匆一瞥，不解这般陈旧破败的老屋为何静静伫立街角，不会知晓这扇黄门背后藏着一整代人的青春与生活；唯有镇上土生土长的中老年人，途经此处总会停下脚步，驻足凝望许久，眼底漫开淡淡的怅然。他们清楚记得年少时攥着零钱跑来买糖的欢喜，记得劳作后一碗热茶消解疲惫的舒畅，记得街坊邻里围坐闲谈的温暖，这间老门市承载着他们完整的少年、青年时光，是心底无法割舍的精神故土。偶尔有几位老人相约走到门前，隔着木门轻声谈起当年旧事，话语温柔，带着怀念，叹息时光匆匆，昔日热闹再也寻不回来。

小镇的发展从未停下脚步，崭新楼宇不断修建，新式商铺遍地开花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填满人们的生活，便捷、高效成为日常的旋律，老式门市、柜台交易、邻里围坐闲谈的慢生活，慢慢退出大众视野，变成泛黄记忆里独有的风景。太多承载旧日时光的老建筑被拆除重建，唯有这间藏在百灵庙镇老街的门市部，幸而保存至今，成为小镇为数不多的20世纪80年代市井遗存之一。

站在老屋门前久久伫立，看风吹动墙角干枯杂草，看阳光在黄木门上缓缓移动，心中生出无限柔软期许。世间万物总抵不过岁月侵蚀，旧房会破败，木门会腐朽，旧时光会渐行渐远，无数珍贵市井记忆，极易在时代变迁中消散无踪。我只由衷祈愿时光能够多几分温柔，放缓侵蚀这座老屋的脚步，好好守护这一扇斑驳泛黄的木门，守护门内封存的烟火旧事。

愿风沙轻一点，寒霜淡一点，不要轻易剥落木门仅存的漆色，不要摧垮这间低矮平房；愿小镇能够善待这处珍贵的旧时光遗存，留住这一抹沉淀岁月的旧色，不必翻新改造，让老屋维持原本模样，长久伫立在老街巷深处。不必日日人声鼎沸，不必重启商铺迎来送往，只愿它静静留存，成为一座无声的时光纪念馆。

多年之后，后辈途经此处，透过斑驳黄门，尚能窥见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图景，知晓曾经有一种缓慢温热的日子，满是糖果甜香、清茶暖意与邻里温情；知晓从前人与人之间少有隔阂，一间小小的门市，便能盛满整座小镇的人间热闹。

一扇黄门，锁住一段逝去的时光；一间老门市，盛放一代人的烟火记忆。百灵庙镇日新月异，向前奔赴崭新未来，而这间隐匿老街的老屋，守着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温柔过往，静静安放一代人的乡愁与怀念。

缅怀絮语

塞外

□安宁

在塞外某个风起的黄昏，我又一次问自己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将到哪里去？

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。那时我还不知晓，自己会离开小小的村庄，一去不复返。我以为我会和那些善良朴素的乡亲们一起，在平静的村庄度过漫长的一生。但是最终，我却变成一只飞鸟，义无反顾地离开故乡，抵达遥远的内蒙古高原，在阴山脚下的呼和浩特停留下来。一晃，就过去了许多年。我确信自己将长眠于此，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，犹如血融于肉、灵魂寓于身体。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离，即便某一天我化为尘埃，最终消失在苍茫的宇宙之中。

但这并不能回答我对生命的困惑。关于生命的探讨，也绝非起点与终点之间如此简单的连接。人们渴望认识自己，穿过大雾弥漫的时光小径，去寻找一粒种子如何抵达这个世界，又如何落入贫瘠或者肥沃的泥土，在那里生根发芽，繁衍生息，而后借助于大风或者河流，去往另外的地方。无数的偶然汇聚在一起，构成我们神秘莫测的命运。我执着于一切细微的事物：大风中气象万千的云朵，一望无际的浩瀚天空，阴山下静默不语的一丛丛灌木，街巷中飞舞的五彩蝴蝶，以及覆盖整座城市的冬日积雪。就在一片枯叶上，我看到命运对我深情的召唤。

呼和浩特，这座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塞外之城，是如何从一个抽象陌生的名字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？命运又是如何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，一步一步抵达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中吟唱的辽阔大地的呢？当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又将去往哪里？那时，这座每日都有大风烈烈吹过的城市，是否还会留有我曾经走过的足迹？如果一切都将消失殆尽，我的生命行经此处的意义又是什么？当我在凛冽的寒冬，独自一人行走在大道上，我常常这样想。

最终，静默不语的自然给予我答案。在广袤的宇宙星空之中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微尘，对于意义的追寻，或许并不重要。除了人类，自然中的一切事物，也从不执拗于意义的探寻。生命一旦降临这个世界，其本身就是一种熠熠生辉的珍贵存在，不管它栖息于荒野还是城市，平原或者山谷，森林抑或沙漠。仅仅这神奇的生命本身，就值得我们为之赞美与歌唱。万物以其神秘的声响，提示着我们人类同自然中的万千生命一样，都是微不足道却又闪烁光芒的个体。每一次动人的呼吸，都在昭示着我们与自然万物之间微妙的连接。

城市是人类在自然中建造的温暖的家园。没有任何一处居所，可以脱离自然的存在。即便墙根下一朵小如米粒的苔花，湖面上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，石缝中一群穿梭觅食的蚂蚁，树根旁一条陷入深沉睡眠的蚯蚓，都与我们人类的生命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此时此刻，自然中生机勃勃的一切，犹如寂静的汪洋，包裹着如滴水般的人类，也容纳着承载我们一生悲欢的家园。不管走得多远，人类生命的根基，都与脚下的大地紧密关联，犹如炽热的心脏维系着遍布全身的血脉。我们因此生出哀愁，有了不舍，进而永不停息地追问生命的意义，来处与归途。

当我走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，我愈发怀念呼和浩特。热气腾腾的奶茶，鲜嫩多汁的手把肉，酥脆松软的焙子，汁水四溢的烧卖，鲜香诱人的羊杂，汤汁浓郁的烩菜，鲜香扑鼻的托县炖鱼，甚至家门口小吃摊上烫手的鸡蛋灌饼，都会迅速唤醒我的味蕾。仅仅是听到这些名字，我就想跨越波涛汹涌的太平洋，热烈地拥抱整个呼和浩特，就像纯真的孩童抱住自己的母亲。我因这些与我的生命早已交融在一起的食物，愈发热烈而深沉地爱着这座城市。

这座城市所承载的，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命运，还有无数普通人的悲欢。人们在艰辛的劳作与永无休止的奔波中，从未忘记一滴雨水的浸润，一株大树的荫凉，一条河流的滋养，或者一片森林的抚慰。就在这座被群山和森林护佑的北疆城市里，人们正与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一样，度过平静或者波澜起伏的一生。

且听风吟

麦黄杏

□李阿人

在我的家乡，每当麦子黄梢时，杏子就不约而同地变黄了，所以它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麦黄杏。

杏子从花儿落尽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牵动着我们的心。当它还是小青杏时，我们就到树下等一阵风儿把它们吹落到掌心。

杏子长到乒乓球般大小时，我们从早到晚都在树下转悠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杏子就来到了你的眼前。

特别是经历过一夜的风雨，那杏子就会落得欢实，每一次起早去树下捡杏子，都能满载而归。口袋里，衣襟里，捧着、抱着，拿回家慢慢吃。

村东头的张婶子家有一棵粗壮高大的杏树，围着篱笆，阻挡着不安分的孩童。

但树不懂得体谅它的主人，每年花开的时候，花瓣会飞到远处通风报信。等到杏子落下来时，像星星落进梦里，碰撞出火花，照亮童年的渴望。

张婶子家的杏树因为向阳，所以杏子总比别人家的杏子长得好，鸡蛋一样大，滚圆，饱满，咬一口，肉厚汁水多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这棵树，是村子里最让人牵挂的树。麦子黄梢时，满树金黄的杏子，在叶子虚构的世界里，隐隐约约地露出来，害羞的样子，妩媚极了。

我们趁张婶子去麦地里看麦子，就翻过篱笆溜进去，要么捡拾地上的杏子，要么拿起竹竿去敲。“哐啷”几声，杏子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，在地上滚动。

当然树上落下的枝叶，成了铁证，让突然归来的张婶子，指着我们的鼻子骂。张婶子当然捉不住我们，就一家家地寻过去，大声说：“这杏子还不够甜呢！”

麦黄杏还不甜？麦子都黄梢了，金灿灿的黄，铺满村子的胸襟，透着希望和收获的喜悦。杏子也黄了，浅淡的黄色，等同于一种语言，告诉你我，属于一个季节的美味来到了。

当麦子开镰时，黄澄澄的麦田，铺天盖地地开启了收获的架势，农忙季节给人满身心的力量。

杏树听懂麦田的呼唤，一天一个样，仅仅是三五天的工夫，就染上了红晕，空气中也弥漫着杏子的清香和甜意。有些人家，摘了杏子拿到街头去卖。

可是，张婶子家的麦黄杏没有被拿到街头卖，她除了给城里的孩子送去一些，剩余的用篮子盛了，又一家家送过去，送给那些贪吃的孩子。

“等杏子真正熟透了，你才能品尝到它的美味。早一点晚一点，都不够好……”张婶子喃喃地说给我们听，也说给那棵树听，说给那些飘荡在风里的岁月听。听得多了，我们就明白了，等待也许就是最好的抒情。等待花开，等待果子熟，等待那些影子，像萤火一样，涌到一棵树下。

可是，岁月流逝，谁也留不住远行的脚步，低矮的篱笆依旧立在那里。

前些时候，张婶子在村口看到我，惋惜地说：“院子里空落落的，只有那棵麦黄杏树……杏子熟时，地上落了好多呀！”

她昏黄的眼睛忽闪着一缕光，慈爱的光，热情的光，期待的光……这些光，簇拥着一棵树，一棵高大挺拔的树，在故乡的上空布下绿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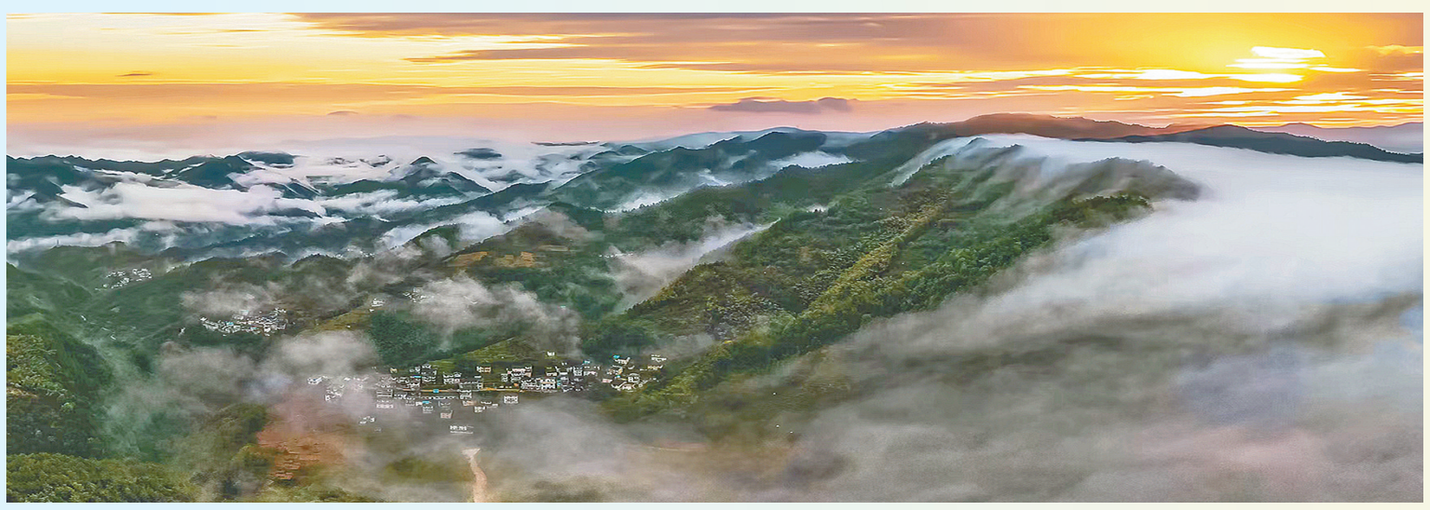
张婶子老了，但她的树还很年轻，还有充沛的生命力，年年结出果实。

麦黄杏树在故乡的土地上，长得愈发茂盛。

我站在山坡上，望着一棵棵麦黄杏树。它是故乡的风景，也是童年最幸福的一段光阴。

这些光阴，如今回味起来，不早也不晚，中年时节最为适时。所以，不论我后来吃过多少杏子，总觉得它们都不如故乡的麦黄杏好，都不如张婶子家的麦黄杏吃起来舒心、甜蜜。

乡土炊烟


大山深处 汤青 摄

旷野上（组诗）

□林殿波

一

罕山北的碱草与针茅
在齿间碾出细碎的绿

牛羊低头时，脊椎
一节节沉入沙土

牧人策马点数
数到黄昏时
总有那么一头
从指缝里漏下去

那些被省略的反刍
在胃袋深处磨成
霍林河旧河道里
白色的碱花

二

一粒草籽
卡进勒勒车轮毂的裂缝
被带去宝格达山

一粒草籽
沉在鹌鹑嗉囊里
随翅膀抬高又落下

春天它们从鼠兔废弃的洞口
探出芽尖，风沙来时
最小的那一粒
贴着地皮滚了滚
又停下

牧人拆毡房时
鞋底带起的那粒，落在车辙里
翻身，再翻身

霍林河改道多少次了
它记不清，只记得
哪儿有裂缝
哪儿就有它侧身挤进去的地方

三

鼠兔把草场
啃成褪色的地图
牧人踩着它们的屋顶行走
勒勒车碾过时，地穴深处
传来细碎的崩落声

人们不知每一寸碱草下
都悬着倒挂的宫殿——
霍林河流淌时
水从那些孔洞里渗出来

如今沙化的豁口处
一株冷蒿从洞穴边缘
斜着长出来

去年走失的羊羔
它的蹄印还在
只是更深了

四

鹰像一枚铁钉
钉在乌拉盖天空的某一处
不偏不倚

云从钉帽上滑过
没有声音。鹰俯冲时
整片草场向中心塌陷

土拨鼠从洞穴里跑出来
后腿踩着
去年的干草

牧人抬头
看见旷野上
那根长长的套马杆……

五

月光在脊背上烧出窟窿
霍林河畔废弃的牧点旁
一只狼舔舐前爪的裂口

牧人的诅咒沉进火塘
与牛粪灰一起变轻
可兽医站的簿子上
冻死的羊羔与失踪的骒马
和狼的数目并排躺着

风掀开某一页时
一只苍蝇从字缝里
飞起来

诗星空

北国风光 BEIGUOFENGGUANG

本社地址: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:010040 邮箱:qxxw2004@163.com 广告公司电话:(0471)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(0471)6635955 广告许可证:内市监广登字[2020]01号 本报(呼和浩特)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